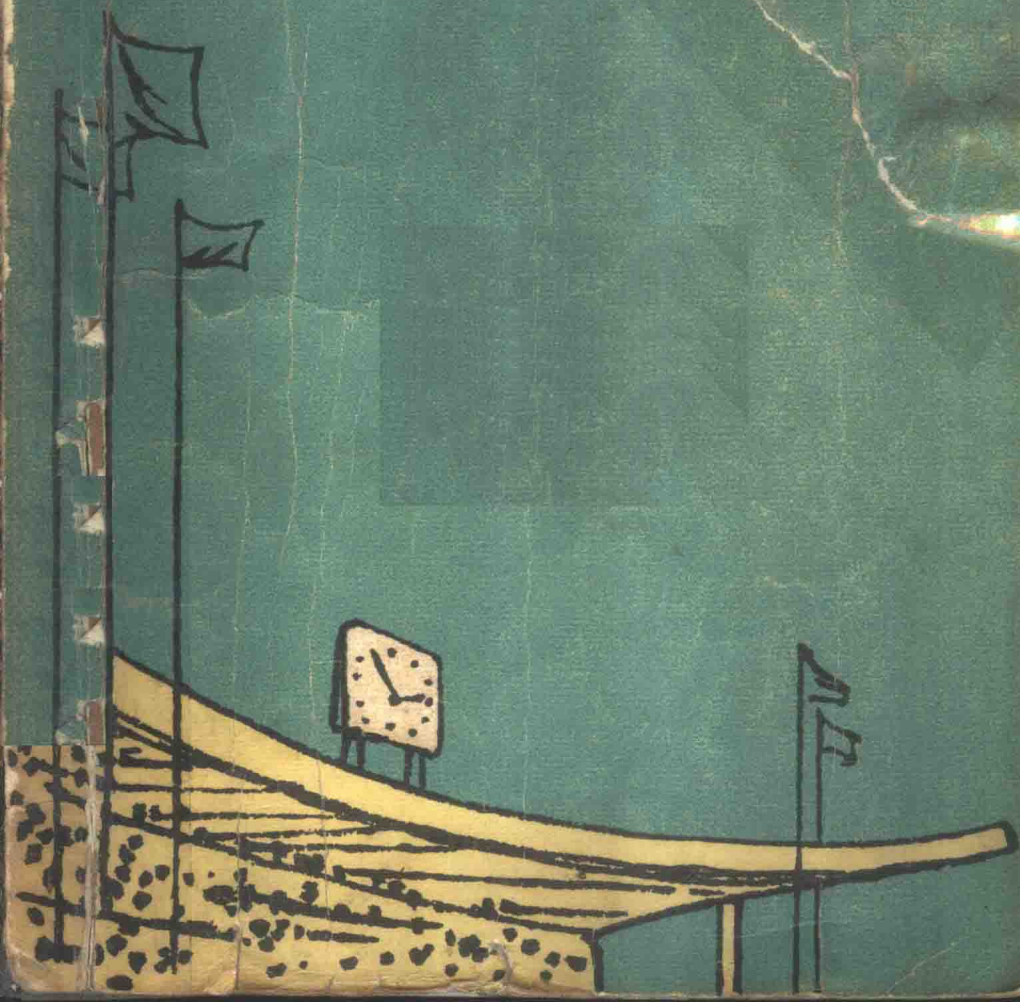


赛马彩票

弗·哈代著

朱惠等译



賽馬彩票

(外六篇)

[澳]弗·哈代著

朱惠等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內 容 提 要

《賽馬彩票》這本小說通過兩個年青人的際遇，描繪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澳大利亞人民的悲劇。

吉姆·羅勃茲，在經濟蕭條的年月里不得不走上賭賽馬彩票的冒險道路，可是賭博无非是有組織的對窮人的剝削，他終於搞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另一個主角保爾·魏泰基，是銀行出納員。在結識吉姆·羅勃茲後，也受到了賽馬彩票的誘惑，愈陷愈深，一直弄到竊取存戶的巨額存款而被捕入獄。吉姆為了營救保爾，扼殺了那個馬票經銷者，而被判處死刑。

作者安排被判徒刑的保爾·魏泰基在監獄里秘密地寫下這本書，於是，在本書里，既通過魏泰基對於獄中生活的自敘，呈現了澳大利亞監獄內部的丑惡狀況，又通過吉姆的一生揭露了澳大利亞社會的腐朽本質，使人看到吉姆怎樣成為那種社會制度下的犧牲品，而吉姆的死正是對那個制度的有力的控訴。

本書還附有作者的六個短篇故事，其中有歌頌工人階級優秀品質的《一車木柴》、《工會會員之死》、《以熱驅寒》；有描寫共產黨員的艱苦奮鬥的《拿公事皮包的人》；有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保衛和平的《海外回來的兵士》和《怎樣相親相愛》。

賽馬：

一車：

帶着：

工會：

以熱：

海外：

怎樣：

譯後記

目 次

賽馬彩票 · · · · ·	1
一車木柴 · · · · ·	271
帶着公事皮包的人 · · · · ·	284
工會會員之死 · · · · ·	295
以熱驅寒 · · · · ·	317
海外回來的兵士 · · · · ·	328
怎樣相親相愛 · · · · ·	338
譯后記 · · · · ·	350

賽馬彩票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第 一 部

彩票賽馬組織起來了

1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我在里面写作的这个牢房，既狭小又潮湿，在这深秋之夜，寒气砭人肌骨。一个角落，有一张小桌子，我坐在桌跟前一个木凳子上；靠对面墙根摆着一张床，看来还整洁，可是硬梆梆，一点也不舒服；另一个墙角是阴沟，发散着臭气。在后面墙上，在伸手够不着、接近高高的屋顶的地方，有一扇装着厚厚的闷光玻璃、里面安上六根铁栏杆的窗子。窗子可以通风，白天透进一些亮光，可是什么东西也看不见。

我一定要试图写出来的故事，关系着两个人：吉姆·罗勃兹和我——保尔·魏泰基。从出身和性格上看来我们简直是极不相同的一对。我们两个都不是罪犯；可是他们上个月在这个牢狱里却把吉姆·罗勃兹绞死了，把我关在“甲”所第三十四号牢房里。

吉姆是从容赴死的，因为他知道这本书将会写出来。这本书是他的理想；在他被判处死刑之后，这个理想一直迷住了他。他认为，我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能够毫无困难地把它写出来的，而我又不忍告诉他，写书只是少数人所能掌握的一种巧妙的艺术。的确，写这本书的想头也迷住了我；因此，我强制自己相信我有能力把它写出来。

在我们分别受审之前，都一块儿待在监狱的院子里。我们每天讨论这本书。吉姆分析他的一生；我开始了解他的一生，同时对我自己的生活也看得更清楚了。

第 一 章

父亲的名字叫湯姆·罗勃茲。是个半熟练的五金工人。从结婚的时候起，他就住在墨尔本近郊工业区里契蒙一座小小的、整齐的平房里，正好处在咄咄逼人的工厂烟囱、熏脏了的街道和没有粉刷过的小胡同中间。

父亲疼爱他的孩子们。可是母亲茜瑟·罗勃茲对他们的教育非常关切。据吉姆在她死后告诉我，她是个热心宗教的慈祥而勤劳的女人，在困难处境中有坚韧不拔的勇气，同时富有常識。湯姆和茜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他们四十岁之前、在孩子们更多地吸引了茜瑟的注意和爱眷之前，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

唯一引起他们争吵的事情是赌博。茜瑟不是个拘泥教规的清教徒；她并不认为赌博违背她的宗教；她不反对她的丈夫偶尔在这上面花掉个把先令——但是她反对他把付房租、购买食物和孩子们衣着所需要的钱拿去赌掉。

湯姆·罗勃茲是个道地的赌徒。他的家庭出身是維多利亞西部地区一个癖爱赛马的家族，在本世纪初乡村练马棚衰落而城市的集中马棚兴起的过程中，他已陷于接近破产的境地。

到了一九二八年，就是吉姆·罗勃茲十岁的时候，他父亲

的生活已經定型了，是一個積重難返的賽馬賭徒。湯姆·羅勃茲的生活是過了一個賽馬日又是一個賽馬日。跟大部分這樣的人一樣，他的閱讀只限於報紙上的賽馬專欄和關於賽馬的特刊。星期一他研究詳細的報導，當他押的一匹馬贏了，他就心滿意足地自我陶醉著。要是他押的馬輸了，他就仔細研究新聞報導，證明這匹馬運氣不好，或者“不靈”，於是給它做下記號，作為下次再下賭注的馬。雖然能精明鑑別各種馬的外形、體重和賽馬賭徒在用心選擇贏馬時裝滿一腦子的其他細節，可是這種賭博習慣卻使他一敗塗地，而使馬票經銷者發財致富。他總是押那幾匹馬，它們每次跑，他每次押，不知道或者不理會這種事實：平常的馬只試圖在三四場賽跑中贏一次的；而在每一場賽跑中，他至少要押一匹，有時候押兩匹甚至三匹；他把錢分攤在整天的場次上，每一場是那麼一點錢，這一來他就沒有大贏的機會了。

仔細研究了前星期六賽馬的結果之後，他就翻開星期一的晨報，看這個星期六參加比賽的馬的名單。他激動地對“他”那些要參加比賽的馬作下記號；又看看上星期跑得很好的其他那些馬的名字，於是把它們加進他心上的名單里去。

星期二下午，湯姆·羅勃茲要買晚報來研究早場預賽的報導。他會記住任何重要的場次。星期二的報紙上也有起跑發號員們、騎師們以及為某些鄉鎮運動會而選出的一批贏馬的名單，他就花了整個傍晚和黃昏來專心研究它們。“周半賽”通常在星期三舉行，也往往是在星期二或者星期四。湯姆·羅勃茲每一次都要押注，不管他有沒有錢；只要付得出，他每星期五都要付錢給馬票經銷者。在“周半賽”上，湯姆總想贏回星

期六輸掉的錢，或者以他难得贏到的彩金來一次適度的賭博。

星期三早晨，湯姆研究星期二的全部結果。星期四，他急切地買了晚報，看看入選的馬匹，和星期六賽馬中參加決賽的馬匹。他就開始從中挑選起來。

星期五，在廠里吃午飯時，他研究晨報。每個星期五晚上，他閱讀晚報上的賽馬一覽表和他的兩本聖經：即當時的賽馬雜誌《伏克勒周刊》和《馬戲場》。

他很少進賽馬場，認為還不如拿門票費和車費來用在起碼的賭注上；況且他留在家的話，還可以減少跟茜瑟吵架的危險。

星期六早晨他很早起身，把早餐送到床上給茜瑟，喂飽三個孩子——吉姆十歲，瑪格麗脫十二歲，吉拉特九歲。下午——當然，利用賽馬的間歇——他揩抹油布，縫補孩子們的鞋子或者拾掇花園。這時候他心情最好，最和藹可親——他沉思地、愉快地談論着茜瑟所最關心的那些家務問題和有趣的事情。茜瑟總要懷疑他這種沉思的神情。她知道他不是個好當家人。如果茜瑟有心在這方面非難他的話，湯姆·羅勃茲准會感到不好受，因為他是個心胸豁達的人，而且愛茜瑟勝於一切——除了賭賽馬是個例外。

星期六下午，湯姆·羅勃茲象吸毒品的人那樣心醉神迷地賭博。到星期天，他時常在家裡沉思默想、自憐自怨，悔不當初，考慮他怎樣才能付錢給馬票經銷者，甚至一再向茜瑟許愿，他要從此跟賽馬斷絕關係。

可是，到了星期一，他又在研究這個星期六的參加比賽的馬匹的名單了。

除了賽馬，湯姆·羅勃茲沒有別的興趣。別種賭博對他沒有吸引力：象絕大多數澳大利亞人一樣，他從來沒有押過“擲錢賭”；他不賭跑狗或者兩個蒼蠅爬牆；他也從來沒有買過普通彩票，可是他喜歡打打撲克，有時候茜瑟甚至还允許他約幾個賭博朋友到家里來打。

他不喝酒也不抽煙，好象是不願意浪費他的賭本似的。在廠里，他對工會的事情倒有些興趣。在政治上他支持工黨，可是，只在選舉的時候，政治才能轉移他對賽馬的興趣。

作為對小吉姆的讓步，他把矿石收音機的听筒給吉姆听冬季星期六的澳大利亞式的足球賽和星期五晚上的摔跤比賽。

吉姆·羅勃茲很愛他的父親，這一點我可以作証人。他時常跟我說，他父親是個善良的人；可是當我們談論這本書的時候，他一談到自己的童年和父親對他的影響，聲音里总要帶着痛苦的調子。

*

*

*

到生命快結束時，吉姆頗為這本書耽心焦急——我在这兩年的監禁期內能不能拿到筆與紙，把它寫出來呢？

我有一些活動的自由，他可是一點也沒有；因此，只得由我去打听可以从哪里弄到筆和紙。

据一个老資格的囚犯告訴我，如果搞不到鋼筆和墨水，紙和鉛筆还是可以設法搞到手的。

當我告訴吉姆的時候，他說：“那些看守也許會盯住你。”

于是我去跟一個叫做“土律師”的囚徒進一步研究這件事情，他是因为精通牢內各種非法活動的竅門、同時樂意給人出

主意而获得这个渾名的。

“改造自己是每个罪犯的权利，”他說，把头扭向左边，嘴巴却嚟向相反的方向——“如果他要求改造，”他帶着澳大利亞人的古怪的諷刺特色（这在牢獄里是那么鮮明）补充說——“你去对監獄官表示，要求学习一門課程——任何課程，比如速記什么的，凡是需要笔和紙的任何課程都行。然后他們一定在每天四点钟到熄灯之前在你的牢房里給你笔和紙……”

第 二 章

一九二八年冬天，一个星期五黄昏。茜瑟·罗勃茲在房子后部走廊那边的波状鉄皮盖的小厨房里洗东西。湯姆·罗勃茲坐在起居室或者象他們所說的餐室里，在敞开的烧柴壁炉旁边烤火。他那双穿着袜子的脚擱在壁炉架上，正在讀晚报上的賽馬专栏。小吉姆坐在大桌子边上，在练习本上画画。他是个瘦长但样子健康的十岁孩子，他在临摹报纸上的图画时，舌头随着铅笔伸动，黑色鬚发也在抖动。

經過多次的涂改，他站起来，拿着打开的练习簿走到父亲身边。

“瞧，爸爸，”他說，他的张大了的蓝眼睛显露出他希望得到称赞的神气。

他父亲毫无兴致地瞧着他的图画。

“嗯。这真好呀，孩子，完全一模一样。”

“我当然是从报纸上临下来的。”

“一切优秀的艺术家都是从临摹开始的，孩子。”

父亲在旧藤椅上坐得更舒适些，然后又去看他的报纸了。

吉姆在他周围纠缠不休，希望得到爱抚。

“你们星期天要打纸牌吗，爸爸？”

“哦，是的，孩子，”父亲回答说。

“嘿，那才好。第二天早晨我可能在地板上拾到几个辨士或者几个三辨士银币。”

他父亲并不在听他，于是他又把话再说一遍，最后才得到一个勉强的回答。

“嗯，是的，我总是跟他们说，要他们把掉在地上的东西留给扫地的人。”

吉姆用手抱着父亲的大腿。“我们要听听摔角比赛吗？”

“当然可以，”父亲说，却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件事。他轻轻地可是坚决地把儿子的手推开。

吉姆遭到拒绝有点儿伤心了，他回到桌边座位上，咬着铅笔。父亲从叠在椅子旁边地板上的一堆赛马报纸和增刊中选出了一份《马戏场》，这是一本小开本的厚杂志，登载着赛马一览表，跑道急跑赛的纪录和新闻。他开始研究“夜场的明星们”，就是第二天比赛中可能获胜的马匹。这个标题是用来逃避一条禁止比赛之前在赛马场外面公布奖金数额的法律的。

突然，茜瑟·罗勃兹进来了。她那宽大的臀部，软弱的臂膀，打皱的手肘头和渐呈花白的头发都表明了她已接近中年。靠汤姆还了赌账剩下来的少得可怜的工资本来勉强维持家用和抚养孩子们，使她脸上过早地有了皱纹和忧虑的神色。可是她的品格上的光辉并没阴暗下去，她那精力充沛的性格也没

有受到损伤。

她在壁炉另一面的椅子上坐下，拿起火钳，拨拨将要熄灭的炭火。

“这点火能叫你们两个暖和吗？”她问，音乐似的声音带着点儿爱尔兰土腔。

她拿两块木柴放在火上，把它拨旺。

她对她丈夫说：“你不必把鼻子埋在赛马报里找麻烦了，汤姆。明天你不要赌。房租没有付，还有好几笔账要还。”

“好的，我知道，茜瑟，”他羞怯地回答说，把报纸放在一边。“我也许只要一个先令押在一匹马上。我正在努力选择一匹马。也许花的只要一两个先令，赢的钱却足够付房租了。”

“如果你不押上一两个先令的话，房租也不致于会这样拖欠了，”她回答说。后来，看到吉姆在听着，她训斥他：“好啦，年青人，这是你上床的时候了。”

“啊，好，妈妈，我要听摔角比赛哩。爸爸说……”

“别理你父亲说的，我在说你得去睡了。你经常睡得很晚，早上就不是那末精灵乖巧啦。”

茜瑟虽然很爱孩子们，可是碰到她疲倦了，对他们就很粗暴。吉姆眼里流出泪水了，他是有点碰不得的。他绷着脸走进隔壁卧室，这里面，有一张单人床是瑪格丽脱睡的，另一张是他跟吉拉特合睡的。他让房门半开着，开始在灯光下脱衣裳。

在起居室里，他的父母亲之间的谈论竟变成尖锐的争吵了。

“我简直再也忍不下去了，汤姆，”他听到他母亲说。“你必须停止赌博。几个星期来，你已经输掉了将近一半的工资。我

拿比你輸掉的稍稍多一點的錢來維持一家。你在这件事上是这样的不誠实。撒謊，騙人。噢，我受不了，湯姆——吉姆，把房門关好！”

对小吉姆在偷听的这一突然的指責使小吉姆吓了一跳。
“我正在脫衣服，”他說，开始抽噎起来。

“得啦，你可以在黑暗里脫衣服，”他母亲回答說，现在气得发狂了，根本注意到已經伤了吉姆的感情。她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門。

爭吵繼續着。吉姆边哭边脫衣服，仍旧能片段的听到一些。

“孩子們需要衣服，鞋子……雜貨店再也不讓我們賒賬了……要使收支平衡非常困难。……”

父亲羞怯地、可是又頑固地咕嚕着……

突然，正如吉姆后来告訴我的，他要他們停止爭吵，走到他那儿来。他把嚶嚶啜泣提高到将近号啕大哭，来吸引他們的注意。門立刻开了，母亲憤怒地走了进来。

“你怎么回事呀？”

“我不喜欢听到你和爸爸吵架。”

“你父亲跟我不是在吵架。你就是为了不能听摔角比賽心里不高兴。”

“不，我没有不高兴，媽媽，”他抽噎着。

母亲心軟了，用一只臂膀摟着他，吻他的前額。“孩子，你疲劳过度了。现在跳上床去吧。”

他听从母亲的囑咐上床后，她走了，随手帶上了房門。吉姆把弟弟从床中心輕輕地往边上移动一下之后，伏在枕上悄悄流泪。他仍旧可以听到起居室里的低低的爭論声。